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章雪富 / 主编 孙毅 游冠辉 / 副主编



论做十架神学家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

格哈德·福德 (Gerhard O. Forde)

著

任传龙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章雪富 / 主编 孙 毅 游冠辉 / 副主编

论做十架神学家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

格哈德·福德 (Gerhard O. Forde)



任传龙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做十架神学家/(美)格哈德·福德(Forde, G.)著;任传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7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ISBN 978-7-5426-5459-5

I. ①论… II. ①格… ②任… III. ①神学—比较宗教学

IV. ①B97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5800 号

论做十架神学家

著 者 / 格哈德·福德

译 者 / 任传龙

丛书策划 /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 邱 红

整体设计 / 周周设计局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00 千字

印 张 / 7.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59-5/B·455

定 价 / 3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

Reflections on Luther's Heidelberg Disputation, 1518

by Gerhard O. Ford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1997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by Agreement

Through Beijing Abundant Grace Communications Ltd.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总序

在诸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因其信仰的历史性而具有特殊性。基督教所信奉的是一位历史的上帝,他道成肉身,经验人的软弱,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以无罪之身成为罪的赎价。在基督教而言,历史既是人记忆上帝的肉身,也是上帝救赎的经世。故而历代以降,基督教特别关注信仰群体对其所属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呈现,关注先贤们救赎经验的表达。历代基督徒的生平传记和著作本身是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的彰显,对过往事件、人物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本身则是基督教思想意识、信仰经验及情感内涵谱系的组成部分。基于当下的生存世界品读神学家、教会史以及其他事件的复杂形态,能够对历史的救赎特质有所诠释,显示基督信仰的历史品质,丰富基督教所谓的“为我们的上帝”观念的内涵。

本译丛所选译的诠释历代基督教思想及事件的著作也就不再是单纯的“述往”,如同所有基督教经典作家们的初衷,本译丛的思想解读也着力于基督教共同体记忆的延伸,既努力地还原历代基督教的生存处境、思想情怀和喜乐忧戚,复原历代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历史真貌,也呈现当代作者透过诠释和把握历史中的上帝及其共同体所要指向的精神之旅,成为塑造和传承的有力泉源,使得历史的诠释成为造成思想共识

的桥梁,催生当代读者与历代基督教思想探索的某种共同视界,并借着对于历史意识的当代回归,使得蕴含在基督教文献中的思想内涵成为面向未来的真切记忆。

基督教是深深扎根于历史的宗教。历史地呈现基督教文献内涵,既可以清晰地观察其教义规范的形成进程,也可以了解历代教会及其信徒的生活处境,更能够从中理解千年以降的使徒统绪是如何被表达为普世万民的不同文化形式;历史地再现基督教的探索历程,有益于今天的读者更深层地了解一位历史中的上帝形象,以及他透过各种方式至今依然与生活所发生的种种关联。

是为序!

主编 章雪富

2013年12月8日

终止对荣耀的渴望,不是通过满足,而是通过熄灭。

——马丁·路德,《海德堡辩论》

序言

我写这本小书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为了满足需要。教会对于十架神学(theology of cross)的谈论似乎越来越多,经常有人问我:十架神学是什么?与其他神学有什么明显不同?我竭尽所能地回答,然而日常交流只能泛泛地讲个大概。当他们要我推荐一些书籍,以便更深入了解的时候,我却不禁语塞。相关的德语文献虽有一些,但能够让人热心推荐给普通读者的英语作品却不多。¹在德语作品中,瓦尔特·冯·勒韦尼希(Walther von Loewenich)所著《路德的十架神学》(*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inneapolis: Augsburg, 1976),是论述此主题的经典之作,1929年于德国首版。对于所有想要深入研究十架神学的人来说,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必读之作。然而,如果了解当时的一些学术辩论,这本书读起来会非常吃力。另外,该书的目的不仅是要阐释十架神学,而且同样着力记载路德的神学思想发展。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后来也撰写了一本同名书《路德的十架神学》(*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尽管这部著作同样非常值得一读,但该书对路德神学思想发展的叙述,却多过十架神学本身。因此我们发现,尽管教

VIII

会对十架神学的谈论越来越多,然而对其实质的认识却极少。本书不能夸口说已经完备地论述了十架神学,但却盼望对此题目的理解有所补益。

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由于缺乏清楚的认识,十架神学很容易流于感伤,特别是在一个如此关心受到伤害的时代。耶稣“认同我们的受苦”,或者对我们的苦难“感同身受”。“上帝的受苦”或是“上帝的软弱”,以及类似的陈词滥调,成为那些想要打动当今宗教徒心灵的传道人或神学家的惯用手段。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会引发喧闹、亢奋的情绪。上帝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他在我们的痛苦和受苦上感同身受。“同病相怜”成为此类神学不言而喻的主旨。

IX 然而,十架神学并非感伤主义。诚然,十架神学对受苦的讲论很多。路德说,十架神学家透过受苦和十架看待万事。上帝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受苦和受死,也当然是真确的。但是,十架神学很快就会让我们看到,受苦是因为我们与上帝为敌,以及迫不及待想要与他达成某种亲密的认同,我们一定不可忽视此事实。路德特别指出,上帝和基督在受难这件事上是**运作者**(operator),而不是被运作者(海德堡辩论,论纲 27)。在《约翰福音》中,耶稣特别宣告,若不是他自愿舍弃,没有人能够夺去他的性命(约 10: 18)。最后,耶稣受苦并受死,是因为没有人认同他。百姓喊着说:“钉他十字架!”一位门徒背叛了他,另一位否认了他,其余的门徒则弃他而逃。他孤独地死去,甚至被上帝离弃。

现在,轮到**我们承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绝对的、无条件的作为之苦**。身为旧造,我们不能忍受上帝的这些作为,因此这是受苦。上帝动工使我们变成被动。这里应该注意,“被动”与“受难”的词根相同,即“承受苦楚”。因此,作为承受上帝至高作为的人,我们在基督受难的光照之下,“透过受苦和十架”(论纲 20),用崭新的眼光观看这个世界。一种流于感伤的神学会让人觉得,上帝在基督里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抗击某个未知的敌人,并且像我们一样受害和受苦。我们像耶路撒冷的女子一样同情他。真正的十架神学给这种感伤打上大大的问号。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路 23: 38)

写作本书的第三个原因与第二个原因有关。现今的神学语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或发生滑坡。流于感伤导致焦点转移,语言偏离正轨。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已经不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被邪恶的加害者所压迫,我们要无情地追捕和控诉他们。当然,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有受害者和加害者——两者都有很多。但是,这种让我们预先心怀苦大仇深意念的集体偏执,必定会诱使神学语言发生滑坡和偏离。这种滑坡往往非常细小、非常微妙、很难发觉,也因此更具有欺骗性。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知罪的文化中,而是被扔进了毫无意义的深渊——我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然后语言就发生了滑坡。知罪将我们定为罪人,而谁会对毫无意义负责呢?当然不是我们!罪——如果它的确进入我们良心里面的话——都是“他们”向我们犯下的。正如旧金山主教座堂总铎阿兰·琼斯(Alan Jones)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一切和不饶恕一切的时代。”

既然我们是受害者而不是真正的罪人,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肯定和支持,诸如此类。语言发生了滑坡和偏离,变成治疗性的而非福音性的。语言必须越来越多地被修改,以免得罪人。在海德堡辩论的论纲 21 中,路德说,十架神学家“道明事情的真相”,而荣耀神学家则把坏的说成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这证明十架神学家特别关注语言及其在神学问题上的正确使用。路德的话暗示,语言的这种误用或滑坡具有神学根源。当我们依据假定——不断修改语言,以免得罪人,用它来抚摸而非攻击心灵的时候,语言当然就会逐渐下滑成为明信片式的情感安慰。罪、律法、控告、悔改、审判、愤怒、刑罚、毁灭、死亡、魔鬼、诅咒,甚至十架本身——实际上一半的词汇——都消失了。这些词汇已经丧失了神学合法性,因而也就不能再作为沟通手段。

十架神学家道明事情的真相。用现代说法就是:十架神学家实话实说。“透过受苦和十架看待万事”的人必须说实话。这即是说,十架神学提供了神学勇气和理念框架,把语言固定在原本的位置上。

毫无疑问,它还牵涉语言及其使用的批判性评估。一半词汇销声匿迹,十架神学认为这是令人恐惧和愤怒的。另外,它会准确地看到,唯有十架和复活自身才是此问题的解决之道,而不是将其抹煞或忽视。因此,本书盼望对固守语言尽一份绵薄之力。

尽管人们挖空心思,竭力避免得罪别人,然而事情似乎并无实际改善,这让人感觉奇怪。我们寻求肯定,但我们得到的肯定似乎越来越少。我们期盼支持,但别人也都自顾不暇。牧师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乐观的奉承扶持我们的自尊,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似乎越来越感觉不到自我价值。也许,现在该是回到实话实说的时候了。至少这是本书所存的盼望之一。

然而这并不是说,肯定、安慰、支持、建立自尊等语言就再没有自己的位置。在人际关系层面,它们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就在这个时代促进人们的幸福而论,这些语言有其地位,然而这是微不足道的。当这些语言偏离本位,或者使其最根本的作用晦暗不明时,危险和误用就来临了。这就像是一个酒鬼把改掉恶习与得到救恩混为一谈。将无足轻重的药方错当作终极性的救赎。当这件事发生时,教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帮扶群体,而不是基督的身体聚集在一起,宣讲和聆听十架及复活的道。此试探铺天盖地而来,必须加以抵挡。

即便可以说清为什么想写一本十架神学著作,我们也很快就遇到如何写作的难题。我们知道相关文献不多的原因。因为讲论这个题目比较困难,事实上要冒点风险。读者现在必定已经清楚这一点。毕竟,十架神学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只是简单地重复基督受难的故事吗?完全不是。只是赎罪教义的另一阐述吗?也不是。那么是陈述一种非同寻常的宗教体验,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灵性吗?可能比较贴近真相,然而仍不确切。毋宁说,十架神学是对世界以及我们命运的一种具体领悟,路德称之为透过受苦和十架看待万事。它与路德常称的 *usus* 问题有关,即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十架的方法。

然而,这是很难写的。一种十架神学或某种十架神学,事实上是写不出来的,我后面要陈明这一点。路德自己并没有写过十架神学。其

实,他只是叙述了那些被十架事件击倒又活过来的人,特别是在海德堡辩论中。因此,在斟酌写作方法的过程中,我逐渐明了,首先,这本书应该定名为《论做十架神学家》。其次,我发现自己不断处理各种信息资源时,越来越被吸引到海德堡辩论本身上来,此辩论正是十架神学家所做之事的陈述。这就是说,海德堡辩论本身正是十架神学家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说,这些就是十架神学家摆在世界面前进行“辩论”的内容。我越是研究古时的辩论,就越清楚地看到,尽管这场辩论是用16世纪的语言,针对16世纪的问题,在当时具有根本性和深邃性,然而它在我们时代依然至关重要。由于此根本性,这场辩论预告并回答了我们目前仍然存在,并且无疑将一直存在的问题。然而,这场辩论并不需要任何辩护词,甚至没有宣称时代意义。海德堡辩论的神学如此意义深远,这事实本身就当得到我们的注意。认真地默想这场辩论,本身就是一次神学体验。它引导我们用崭新的眼光来看待神学问题——路德说十架神学家“道明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终于清楚知道,本书的形式就是简单地对辩论本身做出一些反思,探讨各个论纲及其证词,然后尝试展开讨论。本书并不是一个巨细无遗的论述,而只是一次尝试。

XIII

即便我有理由以“做十架神学家”为题写一本书,然而我也有一些忧惧。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是否需要十架神学家,或者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我们将看到,他们总是非常挑剔和消极,反对荣耀神学(theology of glory)的乐观精神。如果攻击现今我们勉强聚拢的些微乐观,是否太残酷了?攻击是否已经太迟了?海德堡辩论的攻击,是以无情地撕碎善行在救恩计划中有份的全部观念开始的。然而,正如一个常被提到的评论所说,现在谁还追求善行呢?十架神学是在华丽地攻击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或者只是一剂医治无人罹患之疾的良方?它是否就像天花疫苗一样,最终变成接种它竟会导致比天花自身更严重的疾病呢?十架神学家是否是一个奇特的历史遗迹,在绝望的人们几近命垂一线的地方,四处散播悲观呢?

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过于轻易地受惑去辩论自己的努力是否有

价值或有用。作品必须为自己辩护。尽管如此,读者可能有兴趣知道,我是如何把忧惧放到一旁,对此题目冒险动笔的。首先,所有稍微窥见做十架神学家意味着什么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荣耀神学的祸害永远不会消失。这是堕落人类的永久神学。我们必须持守十架神学,以便准确地揭示出这一事实。其次,我放下了自己的忧惧,因为我相信荣耀神学已经处在一个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的确没有人继续追求善行,那么这预示着什么呢? 这是否意味着——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说的——“圣言”已经不再意味着一个有意义的目的了? 我们已经丢失故事的脉络了? 难道就像道格拉斯·约翰·霍尔(Douglas John Hall)所说,“北美的官方乐观主义”²,终于举步维艰了? 莫非这是我们的家庭和街道充满绝望和混乱的原因之一? 对荣耀的渴望终于像路德预见的那样,导致了绝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怀疑荣耀神学的沉疴——而非十架神学——是当代绝望的终极根源。我的著述基于下述假定: 十架神学带来盼望,那唯一的、终极的盼望。

XIV

注释:

1. 近来论述十架神学的文章和书籍数量急剧增加,但大部分著作都是针对解放神学或受害问题,以及思考上帝的“软弱”等主题,并未触及本书尝试阐明的做十架神学家的中心问题。
2. *Lighten Our Darknes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6) 及其他作品。在当代神学界,霍尔一直是最直言不讳的十架神学倡导者之一。

目录

序言 vii

导言 001

两个故事：荣耀的故事和十架的故事 004

做神学家的两条道路 008

海德堡辩论 015

● **I** 善行的问题(论纲 1—12) 023

● **II** 意志的问题(论纲 13—18) 047

● **III** 巨大分野：荣耀的道路和十架的道路
(论纲 19—24) 064

● **IV** 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作为：信心的义
(论纲 25—28) 091

人名与主题索引 103

圣经引用索引 107

导言

——唯独十架是我们的神学

1

十架首先是上帝对人所犯之罪发起的攻击。其次，也是最终，十架是使人脱离罪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十架首先是在攻击罪，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认清十架。真是奇怪的攻击——上帝把自己交在我们手中受苦和受死！路德将其称为上帝“奇异的工作”（alien work）*。作为攻击手段，十架显明罪的真正巢穴不是在肉体中，而是在我们属灵的渴望中，在我们的“荣耀神学”中。要点在于：在十架上发生的事情¹，与我们通常的敬虔思维截然相反。保罗知道这一点。他在《哥林多前书》1：18—25 说：

2

* 路德在“圣多马日讲道”中说，上帝一切的作为，都在于带来公义、和平、仁慈、真理、忍耐、良善、喜乐等。上帝本就是公义的、真实的、和平的、良善的、喜乐的、忍耐的、仁慈的，所以上帝的作为不会背乎他的本性。上帝赐恩典、使人称义的作为，是“合乎他本性的工作”（proper work）。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成就这工作之前，他必须完成与他自己相异的工作，如《以赛亚书》28：21 所言。圣经和合本与新译本都将这节经文中“alien”一词翻译为“奇异的”，我们在本书中遵循此译法，把“alien work”翻译为“奇异的工作”。——编者注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因此，十架神学是一种得罪人的神学。它得罪人的地方在于：与其他神学不同，它攻击的对象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基督教精粹。我们将看到，十架神学家并不特别担心我们信仰里面那些明显的糟粕，即我们的恶行；他们担心的是由善行而来的自命不凡。因此必须要说的是，十架神学与其他所有神学都非常不同。为了表明这一点，路德对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做了根本上的区分。因此，十架神学并不把自己当作许多神学类别中的一个选项。实际上，尽管宗教和神学似乎层出不穷，然而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说：归根结底只有两种神学类型，即荣耀神学和十架神学。荣耀神学实际上是所有神学和宗教的总括，而十架神学则把自己分别出来，与其他所有神学相对立。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尽量清晰地说明这两种神学之间的不同，从而更加准确地阐明十架神学，并借此使十架的宣讲保持它的愚拙，那种通过摧毁聪明人的智慧来拯救他们的愚拙。

那么如何着手呢？我已经声明，针对十架神学进行写作是极难的。实际上，就十架神学甚至某种十架神学进行写作都是极难的。毫无疑问，这不过是再一次试图对耶稣在十架上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

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给出最终的回答。我们无法回答耶稣的问题。我们只能与他同死，并等待上帝在他里面做出回答。如果我们给出某种回答，那么这仅仅是为了书本上的神学，而丢弃真正的十架。我们给出的神学，不过是关于十架的又一种神学，而不是属于十架的神学。基本上，所有关于十架的神学最终都成为荣耀神学。

这里的困难在于：十架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上帝的逻各斯；十架的道是攻击手段。它不是用那些我们可以盗用而仍然基本走在原来道路上的现成神学命题来铸成的。它将人治死，又使人复活。它把旧造钉在十架上，同时期盼新造的复活。“唯独十架是我们的神学”²，路德可能这样说过。这句被多次引用的话要在字面上理解。但是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是一个何等奇怪的宣告。十架如何能够是一种神学？十架是一个事件。神学是对事件的反思和解释。神学是关于事件的，难道不是吗？然而，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著述某种确定的十架神学成为不可能。所有这种神学，最多只能是为十架的宣扬开辟道路，推动我们真实地宣讲十架的道，保持它那种灭绝智慧人的智慧的愚拙形态。

4

这即是说，十架不是静默的或者已死的。十架自身首先是上帝对旧有的罪人以及罪人的神学发动的攻击。十架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但是，这个十架，唯独十架，同时还为对付罪人的老我及其神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十架神学不可避免地非常好辩。它一刻不停地想要发现并暴露罪人将其背信隐藏在敬虔面具之下的种种方法。它的精髓是攻击我们所以为的最好，而非最糟的东西。这是十架神学通常作为荣耀神学的对立面被人谈论的原因。两种神学始终胶着在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战之中。如果提到十架神学而不指出此争战，那么这种十架神学必定不是这里正在表述的十架神学。牧师—神学家必须知道这一点，并学会如何在这场争战中运用十架